



1	4
1555	
19	

19



門 14
號 1555
卷 19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猗覺寮雜記卷下

桐鄉 朱 翌 新仲

勸人以殺不可也然五王不殺武三思唐室再壞五王
皆死其手王重榮不殺朱全忠遂滅唐室而重榮為
所圖絕其嗣孫堅勸張溫殺董卓溫不聽漢室破壞
而溫亦不免

兒寬為張湯作奏武帝聞之馬周為常何作奏太宗識
之張嘉貞為張循憲作奏武后識之令狐楚作太原
書記德宗能辨其所為諸公後皆為名臣然則郡國

猗覺寮雜記卷下

一知不足齋叢書

書奏其可不擇人使爲之

致仕給半祿自唐如此會要永徽元年解官充侍者依致仕人例給半祿六典倉部門致仕給半祿

魯直蘭說一幹一花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香不足者蕙此魯直自以意分蘭蕙也然蕙自是零陵香本草陳藏器云零陵香卽薰草一名蕙其言梔子爲蔞蔔則出西陽雜俎可信不疑

陰陽家以人姓氏分五音甚不可信古因生以賜姓胙上命氏其本不過出於姚妣姬媯嬴之類後世子孫

何嘗知所本有賜姓者如漢之劉唐之李有冒姓者如衛子夫有複姓者如歐陽字文有三字姓者如侯莫陳有養他人子如莊宗之李繼陶有收棄子如陸羽如此類甚多安能一一協五音哉泥之則可笑如夏侯嬰初爲滕令奉車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皆爲孫氏唐李叔明本嚴氏冒外家鮮于姓已而乞附唐屬籍姓李不知于五音如何推配也

元后傳王章論王鳳甚切直但不當薦馮野王成帝雖

有虞夏商言一
問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但當云命相者人主之事
非臣敢私有論薦陛下當用天下公論所歸者則無
嫌矣卒坐此死哀哉

張文瓘相高宗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
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
宜減節以自取名張鎰德宗時以兩河用兵詔省御
饌因奏減堂餐錢時不同二公皆是也

應劭注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云畫九子母不知佛自
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其陋可

笑顏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論

今人辨人從行李之類其言曰整搦蓋用媼字後漢中
山簡王傳官騎百人稱媼前行注媼音楚角反猶整
齊也行戶郎反

壻稱半子見吐蕃傳可汗上書昔爲兄弟今壻半子也
婦人書稱兒不名陳平傳呂后云兒婦人口不可信然
兒與女對恐非婦人之稱猶婦人稱奴奴與婢對廣
中女子皆稱婢男子稱奴似爲當

待制謂之次對見宣宗紀詔待制刑法諫官次對皆以

次而對不專待制也五代史李琪言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則待制專次對矣蔡邕傳待制鴻都門下則待制已見於後漢唐之待制不專一所如裴冕賈至待制集賢院董晉待制翰林是也若結銜在下如裴遵慶集賢院待制李邕史館待制之類是也

今之上書表奏多用惟陛下財幸雖賈誼有此言然王莽書詞亦用又今之封王建節以鼓吹迎節于閣門謂之迎授權官真拜謂之卽真皆見王莽傳恐不可用

景帝殺臨江閔王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王莽掘丁姬冢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史書如此非志怪也以言禽鳥猶哀憐之人不如也

呂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閤人少之乃金錢也唐嶺南首領馮子猷入朝太宗問將金幾許來曰一錠上嫌少乃一艇船也見朝野僉載新書曰載金一舸僧珍若添一金字馮若云一船則不嫌矣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武帝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又復妄發成帝曰吾久不見班

生今日復聞讜言武帝之怒不如文成之謙也

世之畫五星者形貌怪異道家塑像亦如此因為考之得於晉天文志凡五星降於地為人歲星降為貴臣熒惑降為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為老人婦女太白降為壯夫辰星降為婦人若以此為畫則有所本矣公卿家譜多古之賢者不肖者皆去之馬總自謂伏波之裔建銅柱於安南以著其美郭崇韜自謂子儀之後上子儀冢哭之

船門曰馬門蓋闢字之分也引首而觀曰闢

光武渡滹沱河冰合王方翼七月次葉河無舟冰一夕合豈人力也哉

古人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堯舜禹之名如中候云重華舜名帝繫云禹名文命皆非也此言堯舜禹之德爾又以堯舜禹湯為謚如曰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之類皆非也堯舜禹湯四君之名爾譙周以堯為號亦非也傳曰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殷人是唐虞者所起之地因以為姓氏所謂胙之土而命之氏也堯舜禹湯則名無

疑也諡法世傳以爲周公所作莫知所本止以檀弓有死諡周道之語故以爲周公所作以予觀之諡堯爲傳聖諡禹爲淵源流通皆後人倣堯禹之事撰成爾若果以爲諡則自三代以下未有用此諡者且如周之文武成宣諡也故漢有文武成宣帝若謂史不當書堯舜名則武王發文王昌何嘗不以名書也陶虞爲始起之地更無疑唐則晉也晉詩云有堯之遺風虞則號之鄰也何以知堯舜爲名以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知之也舜在側微時安得有生號死諡也又

何以知唐虞爲姓孔子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知之也正義曰虞氏舜名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也顓頊以來地爲國號皇甫謐云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此說是也若云舜爲生號之名非也是直名爾何爲生號哉

高宗時薛仁貴擊突厥兀珍於雲州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失色下馬羅拜遁去永泰中

郭子儀出入陣中回紇怪問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令公卽世故吾從以來云云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免胄見其大會皆下馬拜以是知威望宿將國之長城虜一見二公而去豈不賢于百戰百勝之師乎

今人謂屢說曰暫蓋噴字也音贊考之荀子問一而告二曰噴

節氣見於經史者管子幼官篇言清明大暑白露大寒南方篇又云小暑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見月令注

處暑之旣至蟲蟻之旣多見國語宋令長以芒種前去官見南史星昏中而正中謂小雪時見定之方中注小雪十月中氣見本疏注斗指甲爲雨水指乙爲清明指辰爲穀雨見初學記

大手筆始晉王珣夢人以大筆與之如椽人謂有大手筆事已而有策諡之草此非美事不可用陳文宣時有大手筆多命徐陵草唐燕許號大手筆此可用也伍胥自郢走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知胥之急乃渡胥旣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

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粟五百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
邪不受陳平亡楚渡河船人見其獨行疑其亡將腰
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羸而佐
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漁父何其賢船人何其無
狀也

病者多疑漢高遣樊噲攻盧縮既行人有惡短噲者帝
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爾命陳平至軍斬噲武帝幸
鼎湖病久已而即起幸甘泉宮道不治怒曰義縱以
我為不行此道耶銜之後卒棄市上官桀為殿令上

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怒令以我不復見馬
即桀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上以
為忠三人事相類噲幾不免縱卒死桀見謂忠亦繫
乎幸不幸爾然桀之對諛也

吳廣為楚假王韓信自立為假齊王曹參為假左丞相
淮南王安傳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唐李琦養士以錡
為假父項羽為假上將軍

項籍傳會稽假守通

勾踐賂太宰嚭求和於吳卒滅吳乃誅嚭以不忠於君
而外之受重賂與已比周也漢高與楚戰丁公窘高

祖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見哉丁公引兵還平
楚丁公上謁乃斬丁公以徇以不忠干主使人臣無
倣丁公此二事可以爲賣國無狀者之戒

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
公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唐本
草注云有黃銀本經不載俗云爲器辟惡乃爲瑞物
始知黃銀自一種銀非金也

張敖傳貫高等壁人柏人要之置廁劉向傳孝文北臨
廁廁臨深處也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

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淳以爲溷顏
師古從之縱使青不足道武帝待之如此豈君使臣
以禮之意耶孟康謂牀之側恐是如此其後云天子
欲令羣臣下大將軍以此觀之必不肖自爲無禮而
欲使他人加敬也漢武雖暴然青實將兵出入加人
以無禮而欲其効命於疆場恐無此理

崇寧鑄當十錢始于陝西運判許天啟自長安進樣烏
背赤仄請自禁中行用自此盜鑄徧天下不可禁物
價踊貴商賈不行冒禁而破家身死者衆後改爲當

五其弊猶未革乃改爲當三其原本於周武鑄大布錢以一當十唐第五琦復踵其法鑄乾元重寶以一代之十物價騰踊饑饉相望琦坐是貶天啟不問也漢高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之豁達大度可乎鄭君嘗事籍獨不奉詔可謂賢矣乃逐之至斬丁公則又曰使人臣無效丁公何也

漢有弄臣弄兒弄田春秋時有弄馬見子常肅爽馬事紀信乘漢王車以給楚卒免漢王於難春秋時亦有此定三年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

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公羊成二年晉師還齊侯還繞也晉卻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途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君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斫於是斫逢丑父

王衍見錢曰阿堵物阿堵如言阿底衍口不言錢故云今人遂謂錢爲阿堵不知晉宋間人用阿堵語甚多

如傳神寫照在阿堵中殷中軍見佛經云理應在阿堵上謝安云何須壁後著阿堵輩

劉歆哀帝時校祕書始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後欲立左氏學官博士不肖置對則是左氏漢末方顯也河間獻王傳孝景時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左氏自景帝已見於世列國尚能立學官何爲漢庭博士不肖也

元狩四年衛青擊匈奴李廣請行武帝以爲老不許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青乃令廣出東道道少回遠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其後失道後大將軍乃責廣之幕府上簿致廣自殺始廣欲居前青既不聽以東道回遠固辭則又固遣之旣受上指毋使廣當單于乃責其失道使自殺青真人奴也哉宜乎廣子敢恨殺其父擊傷青也

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死霍去病射殺李廣之子敢武帝又爲之諱曰鹿觸死賞罰國之紀綱旣已自欺又爲人欺何也

治生仕宦自是兩途少有俱進者今人出仕之久生理
遂廢司馬相如以貲爲武騎常侍可謂富矣至病免
客遊梁數歲而歸則貧無以自業家徒四壁立自古
如此不獨今也

晉顧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啗之客問其故
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後榮爲趙王倫長史
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南史陰鏗飲見行
觴者回酒炙以授之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
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禽鏗行觴者

救之得免嗚呼一觴一爨心或有吝人情所在死生
繫焉以是知桑下之餓夫淮南之守卒効力於患難
之際不誣矣

有年大有年咸宜時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事不宜有
此皆貶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有止此二三
年豐熟哉以是知二公不宜有此也昭元年秦后子
奔晉云云國無道而年穀熟天贊之也與此意合
絳雍相去不遠晉饑秦輸之粟自雍及絳后子奔晉享
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

昭二年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武子曰敢不封殖此
樹以無忘角弓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
而譽之帝正色以爲佞人譽樹一也而宣子喜太宗
怒亦繫幸不幸爾

凡物之怪舉以爲聖杜棕傳淮南旱民漉漕渠遺米白
給謂之聖米李德裕裴度並禁亳州聖米

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聞之曰周
公其不享魯祭乎宋人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
社司馬子魚曰將以求霸不亦難乎今遠方猶殺人

祭鬼實二子啟之也哀哉

男女皆不可以美稱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
而送之曰美而豔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
漢晉人葬多瘞錢往往遭發掘之禍如盜發孝文園瘞
錢是也後人偶掘地得錢謂之掘著窖子今之五銖
世謂之古老錢皆漢所瘞者唐鑿發掘之禍易以楮
錢亡者之幸也李景讓始貧治牆得積錢童僕奔告
其母鄭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及其身況無妄而得我
何取亟命閉坎賢哉此母也

楊虞卿抵淮南委婚幣會陳商葬其先貧虞卿未嘗與
遊悉所齋助之郭元振在太學家送錢四十萬會有
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
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人以未葬其先爲言孰不憐
之虞卿知有陳商而元振不問其人名氏此尤甚難
然元振固是偉人虞卿牛李黨中魁桀亦能如此亦
可喜也范文正公使忠宣公往吳中取麥數百石忠
宣道遇石延年告貧盡以與之旣歸文正問道中所
見曰石貧無以葬文正曰何不以麥與之忠宣曰與

上圭金帛女四星在斗之東是須女也須婢之賤稱
詩人往往誤以織女爲牛女子美云牽牛出河西織
女處其東亦誤矣

毛寶白龜蒙求引搜神記以爲投江獲龜救者寶晉書
以爲養龜人竊香者賈充之女非韓壽也皆當以傳
爲正蒙求以教小兒其誤如此

漢武東封還兒寬上壽曰敬舉君之觴巫蠱事起田千
秋上壽則曰敬不舉君之觴意適故能飲巫蠱起非
上壽時也

彈曲起于唐懿宗時曹確傳云優人李可及能新聲自
度曲號爲拍彈優伶打顛亦起于唐李栖筠爲御史
大夫故事曲江賜宴教坊倡顛雜侍栖筠以任風憲
不往臺遂以爲法願力困切弄言也

江南病疫之家往往至親皆絕迹不敢問疾恐相染也
藥餌食飲無人主張往往不得活此何理也死生命
也何畏焉使可避而免則世無死者矣然此事其來
已久晉王彪之傳云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
時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國

近有侯鯖錄載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十進錢買
兩夜今十七十八夜是也乃世俗妄傳乾德五年詔
謂時和歲豐展十七十八兩夕事見太祖實錄三朝

國史國朝會要

星辰家以十二宮看人命不知所本然其來久矣李賀
惱公詩云生時應七夕夫位在三宮杜牧之自撰墓
志云子生于角星昴畢于角爲第八宮曰疾厄宮亦
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來星工楊晞曰木在張
爲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

無虞也

王鳳善杜欽欽在幕府爲之謀無不用薦達名士王駿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及繼功臣絕世可謂賢已京兆尹王章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用以應天變天子感悟召章與議欲退鳳欽令鳳上書謝罪文指甚哀太后涕泣不食上少親倚鳳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慚欲遂退欽復說以周公雖老猶在京師之策鳳遂不退章死詔獄衆寃之欽復說鳳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

見對有所言云云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也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云云如此則流言銷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班固謂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嗚呼欽之言鳳無不聽方章下獄時能一言于鳳曰章言將軍是耶當改非耶當容之將軍旣用欽之策留矣豈不能恕一敢言之士以顯將軍之容德乎方王駿等有罪欽猶能救解之乃無一言救章坐視其死妻子流離及教鳳誣天下以章非因日蝕直言乃是職事得罪耳欽不忠于君不忠于朋友姦賊

之雄者班固反謂欽能補過將美當與之同罪然則助成王氏之禍豈特張禹哉欽尤不可赦者

北斗七星以十二時繫之爲人命所屬裴令公少時術士云命屬北斗廉正將軍云云後見其形出唐逸史五星二十八宿降于世爲人如東方朔爲歲星蕭何爲昴星李白爲長庚崔浩傳火星下秦分爲童謠國史纂異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爲人至西市飲酒使人候之見七僧共飲一石太宗召之七人笑曰此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忽不見

搜神記周犍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憐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日車子生乃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財以逃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于其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自是所向失利遂貧如故此與尉遲敬德錢何異富可妄求乎雖天帝不能易貧爲富也然則富貴在天之說亦可疑已見張車子思元賦注

相以齊獄市屬後相夫獄市所以并容今君擾之姦

人安所容乎說者謂獄市市獄也如鬻獄之類豈有
言參爲相而容人鬻獄乎獄也市也二事也獄如教
唆詞訟資給盜賊市如用私斗秤欺謾變易之類皆
姦人圖利之所若窮治盡則事必枝蔓此等無所容
必爲亂非省事之術也

史記懷王都盱眙注鄭元曰音煦怡用平聲讀者恐非
也豈避廟諱故用平聲讀耶

呂后紀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總稱音基者恐
非婦人之稱乃周姓爾廣韻亦云又十二辰寅時

乃音夷注時也音黃者訓恭已見上

世俗以正五九月初到官者不眎事避之甚無謂也正
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高祖武德
中因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鎮禮士多避之以方鎮眎
事之初須大饗將校旣禁屠宰而饗士之禮不可廢
也故多不用此三月今州郡雖帥府皆非古方鎮比
視事之初未嘗大饗士又本朝于此三月無屠宰之
禁則視事何爲而不可若州縣官又何疑焉在朝職
事官除授有令日不供職亦未聞有敢避者何獨在

外乃忌哉

死馬醫自唐已有此語傳燈錄雲門舉揚亦用此語其
初出郭璞傳有主人良馬死者璞教令一人東行遇
林木以杖擊之得一物如猿持歸見死馬即吹其鼻
少頃活故養馬家多曰猴為無馬疫世俗無可奈何
尚欲救之者謂之死馬醫

附子烏頭天雄一種也蜀人以小者為烏頭中者為附
子大者為天雄按廣雅云附子一歲曰萌子二歲曰
烏喙三歲曰附子四歲曰烏頭五歲曰天雄則是烏

頭比附子加一歲矣不得為小也見廣雅萌字注音

數名卅音颯卅音鞞先立切廿音入今直以為二十三
四十字不知音各不同

史記魏相傳載長安中有善相者田文與韋丞相魏丞
相邴丞相徵時會于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皆丞
相也其後三君皆相代為相唐方技傳載張憬藏善
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遊憬藏曰三人皆宰相
姚最貴已而果然高智周與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

奇覽錄雜記下

知不足齋叢書

遊揚州石仲覽傳舍引以見相王王曰四人皆宰相也石氏不及見焉來早貴而末塗屯躓高晚達最壽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後皆如相工言東齋記事載本朝張鄧公寇萊公張齊賢王隨同詣卜肆卜者驚以爲皆宰相亦何見之明也韓莊敏少時與吳冲卿王禹玉同詣天祿山人卦鋪二人推莊敏先看命云己未七月九日生禹玉驚云怎早知珪命莊敏云此是某命又云甚時莊敏云寅時禹玉云某是午時天祿皆云極貴寅時者不作員外郎莊敏

餘年張建封治徐十年李自良治河東九年皆有治狀蓋久任之效也

俗以富爲鄒不知何義亦不知用何字頃在泗上見一老書生云俗子相與爲隱爾富而好禮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是富而不知禮也此說亦可取

帶澗狹以道言常用稻字五代劉晏以十二稻玉帶遺漢高祖骰子采有渾化見徐溫傳與劉信博斂骰子曰信苟無二心當成渾化一擲六子皆赤飲酒而泣曰酒悲見王衍傳宗壽言發而泣韓昭輩曰嘉王酒

悲

江左臣下奏事用啟如法帖中王僧虔南臺御史帖前云臣僧虔啟後云謹啟今若施于平交則必大怒以爲簡唯問候外幅則用之非情也故內簡必頓首再拜而後可稍重則加上覆又重則易再拜爲百拜且加皇恐字古者簡牘取簡使今必十幅不情無甚于此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便作御史丞臺爲司封郎中不作員外郎三人皆宰相見韓莊敏遺事

漢石經靈帝時蔡邕與堂谿典楊賜等建請邕書刻石立太學門外北步芳傳漢造石經于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號石經唐石經文宗時鄭覃以宰相兼祭酒建言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見本傳晉惠時裴頌奏脩國學刻石寫經本朝石經胡恢所書

凡布物多曰爭布網曰爭網布紙曰爭紙合用精字楚

世家績繳蘭臺徐廣云績繫也音爭

世以射一箭爲一發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爲一發一發五靶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退之作薛助教誌云三發連三中的亦誤也

荀子注六馬仰秣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今之白虎通無此言緣本朝求書有賞往往多自撰以求賞非古書也如竹林玉盃繁露皆後人妄言非仲舒當時書以天子六馬推之則諸侯五馬無疑

漢郡守如黃霸或十年二十年不徙唐韋臯治蜀二十

子殺之吳王濞因此反宋伐曹戰於乘邱魯生虜宋南宮萬宋人請萬歸其後宋潛公與萬獵因博爭行潛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潛公于蒙澤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勾踐叱之軻遁去博所以爲樂殺人召禍如此戲事可戒也夫

曹操召禰衡爲鼓史云云史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裸身而立徐衣岑牟單綬面著之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世說齊王問

爲大司馬稽紹爲侍中因會葛旃等曰侍中善絲竹
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不受曰不以先王之服爲
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旃等
不自得而退二事相類然彌衡之狂不若紹之從容
也

賈誼云人主之行異布衣後漢董宣爲洛陽令殺湖陽
公主蒼頭光武大怒召宣欲殺之云云主曰文叔
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
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文帝却千里馬不受光武以千里馬駕鼓車却而不受
馬猶得以盡其材以駕鼓車則抑之甚矣馬何罪哉
光武之矯不若文帝之誠

袁有退之廟鄰郡庠紹興十年教授劉元瑜以其地湫
隘欲大之請於郡乞徙於他所郡從之工畢卜日遷
神像元瑜拜伏不起作中風狀扶歸口鼻流血死郡
守皇恐不敢遷卒毀新廟豈神不欲遷耶抑其死偶
然耶何暴也退之作羅池碑云過客李儀慢侮殿柱
拔出廟門卽死且云死能驚動禍福之其意不以子

厚為然也退之數百年後乃殺一教官侮慢被罰猶之可也欲新大廟貌而死酷哉退之暴甚子厚矣

相形家以人形如物形者佳如班超虎頸燕頤何尚之真猿之類是也人生又有為物之精者如杜預蛇精

郭璞蠶精肅宗為儋耳龍祿山為猪龍郭見李善文選注天

地之間人最貴乃為異物之精又以形貌音聲似鳥獸為貴何也至于比德則又以麟鳳龍虎騏驎之類為說又何也

杜預自表營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取制于邢山鄭祭

仲之墓陶淵明自作挽詞自祭文杜牧之白樂天辛

祕李栖筠王績嚴挺之柳子華皆自撰墓誌盧照鄰

李適司空圖自作墓衛大經自繫墓自為誌顏魯公

在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謂之達亦可謂

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魯公可也

孝平王后莽女自劉氏廢嘗稱疾及漢兵起誅莽燔米

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愍懷太子

妃王衍女字惠風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惠

風拔劍拒屬曰吾太尉公女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

辱屬遂害之朱全忠見全昱全忠將受禪有司備禮
全昱顧太祖曰朱三汝作得否與全忠飲博取骰子
擊盆而送之呼全忠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
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何負于汝而滅他唐家三百
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漢之公卿有愧于此女
晉之公卿有愧于此妃唐之公卿有愧于此兄

世多用陽春白雪為寡和本處云陽春白雪屬而和者
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十數人其曲
彌高其和彌寡則是陽春白雪未為寡和引商刻羽

乃為寡和也

世云太公八十遇文王東方朔客難云太公體仁行義
七十有二設用于文武注云九十封齊則是遇文王
時未八十也楚詞九辯云太公九十乃顯榮言封齊
時也

男曰人臣女曰人妾臣妾對君上之稱男女之別也今
婦人奏狀則曰臣妾某氏是以婦人兼男子之稱也
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為婦
人之美稱貴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自漢

以前婦人皆稱妾如妾得無從坐奈何妾薄命之類是也兼臣妾而言不知起何代古者婦人女子亦有名字如孟光字德曜曹昭字惠班之類是也其自稱也亦以名如曹大家上書曰妾昭之類是也一例稱奴起于近代

退之云韓與何爲同姓廣韻何字注云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封于韓韓滅子孫分散江淮晉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

牽牛牛星也織女非女星也有女星織女三星在牛之

土主金帛女四星在斗之東是須女也須婢之賤稱詩人往往誤以織女爲牛女子美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亦誤矣

毛寶白龜蒙求引搜神記以爲投江獲龜救者寶晉書以爲養龜人竊香者賈充之女非韓壽也皆當以傳爲正蒙求以教小兒其誤如此

漢武東封還兒寬上壽曰敬舉君之觴巫蠱事起田千秋上壽則曰敬不舉君之觴意適故能飲巫蠱起非上壽時也

彈曲起于唐懿宗時曹確傳云優人李可及能新聲自
度曲號爲拍彈優伶打顛亦起于唐李栖筠爲御史
大夫故事曲江賜宴教坊倡顛雜侍栖筠以任風憲
不往臺遂以爲法顛力困切弄言也

江南病疫之家往往至親皆絕迹不敢問疾恐相染也
藥餌食飲無人主張往往不得活此何理也死生命
也何畏焉使可避而免則世無死者矣然此事其來
已久晉王彪之傳云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
時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國

家且如此況民間乎此令一下至今成風不仁哉人
臣仕于朝其可一日不見君謨謀輔弼之臣使百日
不入見其爲國也亦疎矣哉

李陵以步卒五千橫行匈奴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
奴楚破秦軍項羽見諸侯將入轅門皆膝行而前莫
敢仰眎彭越誅失期最後者一人屬徒不敢仰眎
崩通說韓信畧不世出伍被傳淮南王曰夢太子知畧
不世出

東坡黃州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

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生至今膾炙人口
蓋用後漢袁敞傳張俊語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
能使臣俊當死復生

第五份守會稽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州郡禁屠牛始
于此晉元帝時丁潭書云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
朝廷禁屠牛始于此

唐僕射師長百寮開元時爲左右丞相雖去機務總百
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見王璠傳署位不著
姓今猶遵用去機務猶總百司真宗朝以前判都省

皆如此自後宰相罷則去不復畱總百司若上日班
見百官之禮廢已久矣

唐宰相開延英時皆坐論事今常朝奏事立語而退非
謝辭賜宴未嘗坐也

勢利所在雖死不忘賢者猶不免況餘人乎廉頗善飯
馬援據鞍矍鑠李靖雖老尚堪一行皆爲是也

後漢戴封爲西華令大旱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雨
涼輔爲廣漢掾太守禱雨連日無所得輔自暴庭中
祝曰云云輔今敢自祈禱積薪聚芟茅自環發火其

旁將自焚未及日中澍雨沾足近世浮屠氏多爲自
焚祈雨以惑人不知自古士大夫已如此不可專罪
浮屠也

世傳某縣有尉夜半擊令門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何
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
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出捕不可失時告
行耶曰不然豈家有疾病倉卒耶曰不然然則何爲
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間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又
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笑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

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養蠶在冬爲雨便令曰君策
甚善古人不及柰冬無桑何尉瞠目不對久之拱手
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予來嶺表見一歲三蠶蓋
冬桑不凋故蠶可養十月盡猶簇繭則知尉之策未
必不善而令之笑止可行于中原古有冰蠶唐尹思
正刺青州蠶四熟以是觀之不必專在春夏之交也
近世儒者以夢卜事爲神聖人姑託之於此傳說太公
未遇時高宗武王知之久矣特以夢卜事爲神非真
以夢卜求相也起于草萊之中加之卿相之位恐人

不信故託此爾如此則是聖人爲僞孔子刪書亦存
僞以教天下也大抵古者淳風未散人人有士君子
之行在版築漁釣之間者其素行皆已服人而聖人
精誠之至與天相通故或以象求之或以卜得之其
賢決矣未嘗致疑不爲是委曲作僞事也孔子刪書
如鳳皇來儀禾則盡起雉雊鼎耳妖祥皆實未嘗存
僞也范睢一見秦王田千秋一見漢武皆遂以相與
夢卜何異後人無至誠之心日爲自欺及欺人之事
耳目聞見狹小故疑夢卜爲容易可發一知

梁武策錦被事咸言已罄試呼問劉峻峻卽十餘事坐
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其後又問
粟事多少與沈約更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口此公
護前不讓卽羞死帝以其不遜將抵罪徐勉諫乃止
以是知漢文自謂不及賈誼賢矣

漢武末年悔用兵封丞相爲富民侯其詳見渠犁城傳
云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李廣利以軍降
匈奴上旣悔遠征伐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欲田輪
臺以東云云乃下詔深陳旣往之咎乃者貳師敗軍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起亭隧是擾勞天下
非所以優民宏羊不足道也田千秋身為相豈不知
美意而奉承之乃更以田輪臺為請蓋千秋以一妄
男子上書旬月取宰相恐主意怠故以用兵勸之為
固位計耳前後為相者皆誅獨千秋免豈武帝悔殺
相之多如悔用兵耶不然欲擾天下之罪比諸公大
矣

光武令尹敏校圖讖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
鄙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缺文增
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怪之問其故敏曰臣見前人
增損圖書敢不自量切幸萬一帝深非之竟不罪敏
始言讖非而帝不納卒就其職是知其不可而不能
固辭已可罪又增損其文竊名其間以幸富貴謂之
滑稽玩世亦可謂之狂誕亦可謂之託此以風亦可
光武所以不罪敏豈一問而首服為可恕耶抑心知
圖讖為世俗所增損如敏者甚多姑欲遂非耶然敏
所以校圖讖者抑有由矣蓋敏之初上疏首陳洪範
消災之術豈非其言近讖乎洪範所陳王道之正也

未嘗專主消災設也予嘗謂士之始見君其言不可不謹孟子初見梁惠止陳仁義不雜他術終身守之豈若說以帝道不入說以王道又不入說以霸道者耶桓譚論讖意與敏同及出爲郡丞忽忽不樂道病卒蓋是悔其言之直也不得其言則去亦是常理何至憂戚殞生是以君子論事君前先決禍福死生不悔而後可不然斯已矣

范滂等非訐時政太學生爭慕之申屠蟠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遠迹梁碭之間居二年滂等懼黨錮或死或刑蟠確然免於疑論景毅子顧爲李膺門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蟠有先見之明毅有不苟免之義皆合於士君子之行

論事太直非特不聽從而增益之過於未論時光武見桓譚讖書之非其後論靈臺則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唐明皇見人論牛仙客不可用則曰我且用康嘗蓋嘗人才尤不爲人所取故也

嘗音辨

懿宗見論佛骨

之禍則曰吾得生見之死不恨敬宗見論幸驪山之禍則曰吾且往試汝言

故人親戚一口貴顯能不忘舊者少然不可以舊分望之盡禮焉可也故人侮陳勝卒斬之馬援以父友不禮梁松卒遭其陷此援之過也

漢交阯女子徵貳側反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破睦歙二州女子能作賊可怪也夫

兩立二優旃汝雖長何益幸兩立樓護傳反兩立閭巷婦人笑璧二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

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郤子璧故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有甍者繁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不窺園三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後漢桓榮十五年不窺園魏志陶謙傳趙昱歷年不窺園

本朝御史資淺者爲裏行唐有尚書裏行太宗時張昌齡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肅宗時元結爲監察御史裏行本朝因之

雙生昭十一年泉邱人有女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注似雙生僖十七年梁嬴孕過期卜生一男一女唐王仁

校子守一與元宗廢后變生變音所眷反

賜畫象贊者明皇時張說康子元陸堅賀知章

龔遂治渤海王生日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
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上果問以
治狀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
之言而稱之王濬每進見陳伐吳之功見枉之狀不
勝憤徑出不辭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
未盡也卿旋施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有
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王暉

能無愧乎龔遂能用王生之言王濬不能用范通之
策豈識有明不明耶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濬不知此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遂得之矣

山濤傳袁毅爲鬲令貪濁以絲百斤遺濤濤藏於閣毅
事發凡所受賂皆見推檢取絲付吏印封如故段秀
實自邠被名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
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納遂至都秀實
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所之梁間史後
以告泚取畧其封帕完新崔祐甫妻王陷朱泚賊中

泚嘗與祐甫同官贈以縑帛菽粟受而緘鐫之德宗

還京具封以獻

案段本傳家人拒不遂至都無納字此納字蓋衍文

桓沖傳苻堅舉國內寇歎曰謝安有廟堂之量不閑將
畧陳壽評諸葛亮應變將畧非其所長亮決三分之
計終身守之其見明也其後言獎率三軍北定中原
然兵止於五丈原而不出者乃所以自守此將畧也
何名爲非所長哉苻堅出師舉國以爲不可堅違衆
而出天理人情皆已逆矣安知其不足懼一遣其姪
而遂成破竹之功此將畧也何名爲不閑哉沖私憂

過計壽真私意也壽嘗爲亮子瞻所辱爾

諸葛木牛之制見於注劉晏之孫濛宜慰靈夏始議造
木牛運南史祖沖之造千里船不因風水施機自運
亦因木牛流馬之制

賣僧道度牒見唐裴冕傳肅宗在靈武冕建言賣官度
僧道士收資濟軍興時取償既賤衆不爲宜

裴遵慶知選以老聽就第注官張說致仕修史於家
明皇以張說爲大學士說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寵大
臣乃有之德宗以李泌爲大學士泌言學士加大始

神策軍使王駕鶴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德宗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名駕鶴畱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李吉甫相憲宗歲餘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二公所以敢易權臣使之聽命者蓋自恃其公正才畧足以服人爾孔子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比之周勃入北軍則爲省力然產祿之根連太后非駕鶴輩比也

唐宰相奏事皆坐關播傳播避坐欲有所言是也本朝不坐唯謝辭燕則賜坐皆候奏事罷也講筵臣寮則皆賜坐當講讀者則起至展前立講餘不起立立罷復坐賜茶而退

龐統力勸劉備襲取劉璋備用其中策斬楊懷高沛還向成都其計效矣備至涪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樂非仁者之兵也伐人之國本出其謀置酒爲樂乃曰不可豈人情也哉不仁之大莫大於襲璋統不以爲非一醉之樂反以爲言豈欲避本謀而以此言滅迹耶抑能爲大

惡而行小善也與宋襄公不禽二毛何以異裴松之謂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且謂備有非而統無矢是爲統文過也

漢文恭儉不能禁庶人之文繡被屋壁倡優僭后飾楊綰清儉乃能使郭子儀減音樂宰相能化人人主不能化天下何也化天下以誠文帝使鄧通得自鑄錢是豈欲天下之人趨儉哉綰之清有素矣朝士大夫舉知之矣一旦爲相從之而化宜也

王琚佐明皇平內難眷待特預大政事號內宰相陸

贄在奉天德宗倚信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可否號內相

杜黃裳壻韋執誼輔政黃裳爲太常卿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論禁中事黃裳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卽拂衣出盧杞薦關播爲相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日禁之退日以公謹畏故至此奈何欲開口論事耶播懼不敢復言黃裳唐謂賢相關播爲盲宰相視此可見

朱敬則謂史官權重宰相韋貫之云禮部侍郎權重宰

相憲宗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貫之曰然爲陛下
東宰相者得無重乎

漢夏侯勝或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宣帝以是親
重之段平仲對德宗謬稱名帝斥去之二君賢否卽
此可知

進士私謂爲同年見許孟容傳李絳與孟容弟固舉進
士爲同年云云絳曰進士明經歲百人吏部得官至
千人私謂爲同年本非親舊也

南史范縝因竟陵王子良信釋氏縝盛稱無佛阮瞻著

無鬼論皆有所激而云

崇寧乃南史宋明宣太后陵名也蔡元長改建中靖國
爲崇寧以表紹述熙寧政事不知以陵名爲年號當
避也當時一朝士大夫豈盡不知之耶抑知之而不
敢言也

李揆取士不禁挾書大陳書於庭多得實才和凝知舉
撤棘圍大開門士皆肅然無譁上下相應故可書今
爲二公之所爲則不成禮闈矣

予在史館讀真宗實錄雄州言頃年契丹加兵女真女

真衆裁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其壁凝凍成冰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其人散居山林以待之契丹至則城不可攻野無所取遂退兵女真卽出襲敗之殺傷甚衆今契丹移遼陽城言征高麗且涉女真之境女真衆雖少契丹必不能勝仍畫圖以獻契丹以西樓爲上京遼陽爲東京在中京正東稍南又云契丹習俗旣葬必守墳或云國主欲守其母墳聲言征高麗駐遼陽城也上謂王旦等曰契丹征高麗萬一高麗窮蹙或歸於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顧其

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累歲不至上曰然可諭登州待其旭如高麗有使來乞師卽語以累年貢奉不入不敢達於朝廷如有歸投者第存撫之亦不須以聞宣和間女真遣使海上結約夾攻大遼遂起燕山之役是時未聞有一人以此事告於上者
北人食麪名餈博餈托揚雄方言餅謂之餈齊民要術青麩麥麪堪作飯及餈甚美磨盡無麩則餈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史李茂貞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爲正作餈餈字

本朝父子作狀元者三家安德裕與其子守亮梁顥與其子固張去華與其子師德其後狀元之子登科者極少且以經義改科終道君朝狀元考之無一家有子登科者葉祖洽余中徐鐸時彥黃裳焦蹈李常寧馬涓畢漸何昌言李蓋霍端友蔡蕤賈安宅莫儔何棨王昂何渙沈晦十九勝六十餘年俱無子登科豈天以大名已付其人而其後不可復得耶又祖宗時大魁多爲相此十九勝爲相者一何棨而已

椀盞盤合見齊民要術種榆斲作獨樂及盞十年之後魁椀瓶榼無所不任種楸盤合樂器所在勝用盃字見南史沈炯傳茂陵玉盃遂出人問故杜詩云早時金盃出人問

江子一就梁武求觀祕書李邕見李嶠願一見祕書南史張纘欲徧觀閣內書籍求不徒爲祕書郎三載方遷

薛宣爲相朱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雷雲宿從容謂雲曰田野無事且畱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顏師古注言欲以我爲吏東坡詩云

薛宣直欲吏朱雲用師古注也以上文考之宣無欲
吏雲之意相吏恐當作相形字去聲讀宜欲使雲觀
四方奇士意欲使之求人才用爾雲不能為宣擇材
乃曰小生乃欲使我相吏雲無意於世久矣豈能更
代宰相觀人才乎

錢以文言南史武陵王暕華林園射賜錢五萬文絹帛
以匹言姚察門生遺花練一匹又裴邃納絹二匹藕
以挺言南海王子罕取一挺藕檳榔以口言任昉餌
檳榔剖百口許不得好者簞以領言世說王佛大見

王恭坐六尺簞可以一領與我

按餌檳榔係任昉交遠事

浙中諸堰以牛車舟而過顧憲之傳云始立牛埭以風
濤汎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物堰始於此

車疑棹或牽

太守雙旌事見唐百官志節度使賜雙旌韓退之易為
兩旗侯之船分兩旗是也

周昌相趙王如意如意為呂后鳩死昌謝病不朝三歲
而薨賈誼傳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哭泣
歲餘亦死二公可謂死職矣

淮南厲王罪惡暴著文帝屢赦之已得親親之意矣王

卒不改行乃處之於蜀道非殺之也爰益乃以殺弟名動文帝王旣以不食死益乃建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嗟乎益忍人也文帝又封厲王四子爲侯賈誼疏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此人少壯安能忘其父哉雖割爲四四子一心也方厲王死時惜乎誼不在文帝之左右其後厲王二子果以謀反自殺如誼言

韓安國坐法抵罪蒙蒙梁之縣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後安國爲梁內史甲亡安國曰甲不出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卒善遇之李廣得罪爲庶人屏居藍田山中夜歸灞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後廣爲右比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斬之士方失意時爲庸人孺子所侮慢多矣安國能忍廣不能忍其度量相遠如此炎涼世法也當以安國爲是廣犯夜尉守法尉亦賢矣廣後爲將

軍當取而用之宜必得其死力乃拔舊怨無罪而戮
士何以爲將此廣不侯之一也

世多用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孔子世家云春
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未嘗及子
游豈見云子夏之徒遂增子游耶又贊辭非措辭也

按此條語意
已見于前

李適之爲相與李林甫不協林甫謂適之曰華山生金
采之可富國適之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曰
臣知之舊矣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

不敢聞帝以林甫爲愛己而薄適之杜甫封西嶽賦
云主上本命與金天合則是華山爲元宗本命所直
之方人間皆知之適之爲相獨不知耶信巫卜小數
元宗已失人君之大度采金於山亦非宰相富國之
方

占者朋友有義非若近世專勢利如柳子厚墓誌所云
者李陵降匈奴武帝戮其妻子而司馬遷會名問詎
其冤至下獄而其說不變陳湯斬郅支功大矣一爲
匡衡石顯所沮其賞不行劉向上書申理元帝卒封

侯賜金衡銜前事復以盜康居財物等事奏免之又
坐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
成帝即出湯奪爵為士伍又為王商所譖奏以惑眾
不道非所宜言廷尉趙增壽議無惑眾之罪止坐非
所宜言免湯為庶人徙敦煌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
郅支威行外國不宜處邊徙安定議郎耿育訟湯乃
還湯京師觀向永育三人之言皆切直稱湯功甚備
痛讒嫉甚深衡顯百計卒不能殺此三人力也元成
帝時漢道已衰公論猶有所伸如此武帝怒李陵降

是已不能存其妻子以須陵所為遽殺之亦忍矣遷

縱為陵游說亦無大過下蠶室虐哉

爾雅妻之父為外舅母為外姑今無此稱皆曰丈人丈

母柳子厚有祭楊詹事丈人獨孤氏丈母則知唐已

如此

莊子寓言然有不可知者其言人生馬之類尤為物化

之怪晉愍紀人生馬則實有之矣非寓言也

今在職許稱前官者為令家語胃子雖遷爵易位而班

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

按家語二
字有訛

奇覽齋雜記下

星知不足齋叢書

富鄭公使虜爭獻納二字甚切後之議者以爲二字不
必苦爭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曰君使人假馬將
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
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悟遂命其
宰自今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鄭公力不
可言獻以此也夫然非博學通古今其可出疆

今銓格年二十以上方許出官州縣官以三年爲任皆
江左法也宋文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州縣以六周
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孝武仕者不拘老少守宰以三

周爲滿齊謝超宗議云云習宋代限年之制甲族以
二十登仕陳依梁制年未三十者不得仕見通典
渡子覓錢古有之列子人有濱河而居習水勇於泅操
舟鸞渡利供百口

六曹尚書讀作平聲非也尚訓主主書爾如尚公主之
類監當讀作側聲者非也當管此事爾

箕踞人多爲說皆不甚詳考曲禮曰坐毋箕爲其不敬
也唐子西箕踞軒記云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
肩抱膝而危坐偃僂跼縮其圍如箕又云其勢如蹲

猿如投竿而漁以予考之惟注云伸兩足者爲是蓋古者坐於席無今之椅橙之類故坐則跪行則膝前是足向後也傳曰跪坐以進之以是坐則跪也故以是爲敬若伸兩足則手據膝故若箕狀箕踞乃不對客之容如孔子所謂燕居申申天天者若偃僂跼縮則是畏懼不敢肆之貌不得爲不敬也今人坐於椅榻之上猶欲箕踞不可得也自後漢猶皆坐席上如戴憑重席是也

千里駒不特漢晉事如梁王茂邱仲孚王規後魏袁躍

後周張虔威北齊崔昂楊愔父常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生祠始于定國之父郡中生立于公祠後漢潛山人立白馬陳從事祠陳衆也廣都韋義巴郡王堂九真任延武威張奐晉之廣平丁紹池陽令杜軫梁何遠令武康守宣城及新興內史皆立生祠新安伏臘唐義成軍袁滋潭馬殷吳越錢鏐靈州韓遜

滑稽古今說不同揚子雲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應劭注史記鴟夷革是以皮爲酒榼崔浩漢記音義

云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故語言響應無窮者取象今之注子是其遺法

殿學士六朝時已置此官陳姚察為嘉德宣明二學士宋劉德願孝武殷妃薨與羣臣至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者當加賞德願應聲號慟撫膺躄涕泗交流帝甚悅以為豫州刺史與羊元保棋勝得宣城李存賢博勝得盧龍節度何異

嶺外有果名撚子三月開花如芍藥七八月實成可食結腸胃小兒食多則大便難東坡改名海漆言搗其

葉可代棟用嶺表錄異云倒捻子窠叢生葉如苦李花似罌小而深紫南方婦女多以染色子如軟柿上有四果如柿蒂食者必捨其蒂故謂倒捻子或呼為都念子語訛也其子外紫內赤無核食之甜軟暖臟益肌肉古訛捨為念今又訛念為撚大業拾遺記南海送都念子樹一百株付西苑十六院種即此花也

嶺表有竹俗謂司馬竹又曰私麻竹南越志曰沙麻竹可為弓似弩謂之溪子弩或曰蘇麻竹或曰麤麻竹

今訛爲司馬竹嶺表錄異云沙麻大如茶盃厚而空
小一人擎一莖堪爲椽梁正此竹也又有勒竹者棘
之說也竹譜曰棘竹生交州諸郡藂生竹厚實夷人
以爲弓枝節有刺異物志云種爲藩落卒倒根出大
如十石物縱橫相承狀如縲車一名筓竹筓味落人
鬚髮錄異云南土有刺竹南人呼刺爲勒自根橫生
枝條展轉如織野火止能燒其細枝嫩葉春生轉密
邕州以爲牆蠻蟹不能入

石栗出韶之仁化他處無也嶺表錄異云廣州無栗唯

勒州此州恐傳寫誤有石栗一年方熟皮厚而肉少味似胡

桃仁熟時有羣鸚鵡啄食畧盡亦甚稀少

嶺外風俗多服毒藥斷腸草以死誣人多死於所誣之
門常怪其愚如此南州異物志曰廣州俚賊若鄰里
負其債不時還者子弟取野葛一錢鉤吻數寸許到
債家門食而死誣債家殺之債家懼以物辭謝多數
十倍死家乃收尸而去不以爲恨則此風舊矣鉤吻
卽斷腸草又名胡蔓嶺表錄異記云野葛俗呼爲蔓
蔓生如蘭香光而厚置生菜中毒人用羊血解羊食

之肥大

今言縣邑曰縣道恐不宜連稱縣自縣道自道也按孝文紀養老令云有司請令縣道顏師古注曰或縣或道有蠻夷曰道

用驢磨麪見六朝宋袁淑俳詩文驢山公九錫云嘉麥

既熟實須精麪負磨回衡迅若轉電

酒家揭帘俗謂之酒望子見韓子宋有酤者斗柴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今酸以狗惡也

用納音看命見則天時唐尚獻甫則天時太史令奏云

臣本命納音在金熒惑犯太史熒惑火也火能剋金

臣將死之果然陰陽家用音徵亦見則天時嚴善思

占熒惑犯輿鬼則天問之曰商姓大臣當之其年文

昌左丞相王及善卒

若呂才則不取五姓納音

同年生災福有相類者武元衡與李吉甫齊年同日為

相同出鎮同再入相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

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

漢高改婁敬姓劉云婁者劉也往往以笑高祖臆撰說

文驅腹祭飲食漢書武帝令天下五日腹注蔡邕曰
驅勸俱切常以立秋日還食其母王者以此時祭廟腹
割劉綬也言擊殺之時又續漢禮儀志立秋郊畢始
揚威武斬牲令郊東門名曰驅劉以此考之高祖之
言為是不可笑也

藍田出玉世儒多以此物之潔白者按初學記藍田出
美玉如藍故名藍田則藍田玉乃玉之青者不當比
潔白又許慎說文瓊赤玉也詩人以此潔白如瓊
花瓊枝之類雖退之亦以瓊瑰比雪蓋古今沿襲不

可不深考

唐紀多書慮囚本朝詔令亦多用往往讀為思慮之慮
故雋不疑傳行縣錄囚徒還顏師古注省錄之知其
情狀有冤滯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音力具反近
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
人姓名古今同者甚多且以近時論之唐有蔡京漢有
王甫唐獨孤朗傳有鄭居中徐岱字處仁嘉興人于
學無不通見本傳霍光傳宣紀廷尉光注李光韓文
有劉正夫英宗時臺官有趙鼎

王孫賈入市曰淖齒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誅淖齒周勃誅呂氏用左袒之策本此北人以乳酪拌櫻桃食之據言新進士重櫻桃宴劉暉及第櫻桃初出和以糖酪人享蠻畫一小盞不啻數升

漢文欲任賈誼爲公卿絳灌之屬皆害之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疎之其後人告絳侯謀反繫長安獄誼專以廉恥厲臣下爲言以譏文帝誼不懷前恐而卒言待大臣無禮以

感悟上此君子用心也及觀袁盎爲文帝言絳侯功臣非社稷臣且言臣主失禮自是上益莊丞相益畏絳侯常以毀我責盎其後繫請室誼公莫敢爲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無心其言正故前不阿絳侯後不遂非誼不懷前怨盎不遂前非皆勃之幸也

爛柯多用爲棋事聽琴亦然水經晉民王質伐木入信安縣室坂見童子四人鼓琴質倚柯聽之旣去柯爛去家已數十年

曲江周府君碑府君後漢人碑陰載門吏皆云曲紅古
字簡多借用故以紅爲江酈元不曉其義載曲江縣
乃云昔號曲紅又云曲山名以地勢考之武谿自北
來自西入海古郡城在其上眎江水正曲何名爲山
哉
春秋穀洛鬪以爲災異水經載韋昭云洛在王城南穀
在北周靈王時穀水盛出王城西南流合于洛兩水
相格有似于鬪以此觀之凡州郡有兩水者皆如此
亦常事也何必爲災異

嶺外人家嬰兒衣暮則急收不可露夜土人云有蟲名
暗夜見小兒衣必飛毛著其上兒必病寒熱久則瘦
不可療其形如大蝴蝶水經豫章廛陽縣多女鳥元
中記曰新陽男子於水際得之與其居生二女悉衣
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
中令兒病亦謂之夜飛遊女由此觀之乃暗夜也
隸書古今皆云程邈變篆爲之水經涿水注王次仲變
倉頡舊文爲今隸書始皇以次仲所易字簡便于事
三召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術數之美則變隸不自

程邈始自王次仲始也隸始于秦然水經載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隸又知隸非始于秦也

袁盎之兄子種勸絲能日飲無何是姪字叔也晁錯父謂錯曰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公何爲也又曰吾去公歸矣是父公其子也

斬首幾級謂斬敵一首拜爵一級謂一首爲一級見衛青傳注今云取其人首級非也

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後唐方鏤

九經悉收入間所收經史以鏤版爲正見兩朝國史

物去其勢豕曰獷見易牛曰犗見佛書馬曰扇見五代

史雜曰敦犬曰闔俗語

錢有字漫見漢西域傳屬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

幕爲人面張晏注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

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卽漫爾

琉璃西域注云師古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青黃綠縹紺

紅紫十種此自然之物采澤光明踰于衆玉今俗所用皆消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

真物

從官知州申監司止押檢乃祥符五年詔知制誥觀察使以上知州止書檢見三朝國史

歷書七十二候唯桃桐菊言華至菊又言黃華桃以候婚姻桐以待鳳盛于二三月得陽之盛菊非得霜不開盛于九月十日得陰之盛然則其他皆不可言華菊以黃爲正東坡已載朱勃之言

士大夫學佛不殺生固善事然其胸次所存鑄氣成金一念之間殺人無數至于政事喜怒有絕滅人門戶

者乃區區爲一螺蚌蜆蛤不肖庖宰而曰畏殺生云者吾不知也三代以來周公孔子行事何嘗勸人殺物命哉特不暴殄天物窮極滋味而已祭祀賓客之資甘旨供養之奉有不可畧者未嘗以戒殺生故絕也孟子最明此牛羊何擇聞聲不忍食其肉之類其盡之矣

三命家言支干者見白虎通甲乙幹也子丑支也不當言干當言幹也夏正以平旦爲朔商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亦見白虎通漢云夜半朔且冬至者用

周歷也

三命家行小運男起丙寅女起壬申其說往往穿鑿許
 慎說文包字象人懷任巳在中象子未成形元氣起
 于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于
 巳為夫婦懷任于巳巳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
 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小運起寅申蓋
 本于此亦三陰三陽之位也男必丙寅以丙祿在巳
 女必壬申以壬祿在亥寅申巳亥之位立水火之盛
 也

李德裕窮愁志周秦行紀論謂牛僧孺身與帝王妃后
 冥遇證其身非人臣相懷異志于圖讖云云所恨未
 暇族之若不在當代必在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冥
 于法牛李之黨如宗閔之徒則小人也僧孺無大過
 惡而德裕恨之如此之深亦過矣至欲滅其族則德
 裕乃忍人也僧孺豈能為篡逆身死之後子孫豈有
 反者信圖讖而妄加人以滅族之罪恐天地不容鬼
 神不赦卒死朱崖未必非報也開元中御史周子諒
 彈牛仙客亦以姓符圖讖子諒杖死于朝堂亦報也

仙客不可爲宰相是已加以名應圖讖之罪則妄也
讖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鬪
血成川謂之自狂顛言不能成事何足畏也終唐世
無牛姓爲盜者讖又何足信哉

漢食貨志金三品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孟康
注曰白金銀也赤金銅也故天下皆以白金爲銀其
後云造銀錫白金旣造銀又造白金則白金疑非銀
也恐是金之白者赤金亦金之赤者爾金三等以色
之淺深爲別漢武紀收銀錫造白金則銀與白金昭

然爲二物

漢文時日蝕以爲丞相周勃所致退勃使就國宣帝時
日蝕以爲楊惲書所致遂殺惲成帝時日蝕以爲相
王商所致罷商

遂爲母子如初見左傳遂爲父子如初見鄒陽傳注
漢有甲令乙令甲令見吳芮贊著甲令以稱忠乙令見
張釋之傳注

四至九卿司馬安見汲黯傳許商詳見周堪傳
今婦人削去眉畫以墨蓋古法也釋名曰黛代也滅去

眉毛以代其處也

大曲新水歌樂昌公主與徐德言破鏡復合事爲中元
日本事詩云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後果如
其言乃上元非中元也

周禮卿執羔注云羔羣而不失其類介甫云羣而不黨
致恭以有禮春秋繁露云凡誓卿執羔羔飲于其母
必跪而乳類有禮者介甫前說本于注而小不同不
失其類與不黨則有間矣後說則全用繁露也

魯直詩多用居然字晉宋間諺也范堅云居然許宗之

請庾敳云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后稷詩云居然生子
此其本也

康熙丙申六月借小山從汲古得本付鈔其本已
爲義門校過茲再爲對校一過廿二日午刻畢
乾隆丙申九月鮑氏知不足齋校刊

猗覺寮雜記卷下

附錄

與洪丞相求序書

某蒙寵示隸釋略窺用心至到古今未有此學不傳久矣前輩收金石刻世不乏不專於隸也況究其字畫音釋哉非公好古博雅必不及此後學一閱心目曉然使上下數千年文章深健之風不泯其惠甚大別紙數字僕何足以知之謹當致思以助成書續奉聞以隸恐不始於秦亦不自程邈爲之先錄此一段去未敢以爲是也某嘗作一書如詩話之類辨證古今數百事目之猗

一 獨覺家乘言
覺察記他日錄以求教儻以爲可則望數字冠篇首使
信於人且託以傳永久也伏幸鈞照

朱翌字新仲龍舒人漢桐鄉嗇夫邑之後政和間以
太學生賜第爲溧水簿高宗南渡祕書監中書舍人
與脩徽宗實錄秦檜逐趙鼎以爲鼎黨謫居曲江已
而放歸朝廷憫其飢寒計貶所十四年衣俸悉以予
之初流寓桐廬愛蘆茨山水遂家焉謫歸後卜居於
鄞所著瀟山集四十四卷今已失傳右雜記二卷蓋
在曲江時所著方流離遷徙索手無書而能紬繹經
史探索百氏旁引曲證而折衷之亦足以徵其腹笥
之富已晚年自號省事老人嘗作信天緣堂記云予

生匹夫一飯前定多圖未必得坐視未必失世 有
一門困於無飯者乎其天懷放曠又如此此本 禾
題云康熙丙申六月借小山從汲古得本付鈔不知
何人筆子購自文瑞樓金氏乾隆乙未以付梓人逾
年贏事甲子偶符殆亦所謂前定者耶丙申十月中
浣二日長塘鮑廷博識

